

大仲马传

亚历山大·大仲马的故事

盖安多 著 陈秋帆 译

目 錄

譯 序	一
作者的話	一
一、每個人都有他帶進墳墓的秘密	一九
二、化裝舞會後的決鬥	二四
三、怎樣才能使馬騰空漫步	三五
四、黑色的惡魔	四六
五、煎蛋捲鍋中的名畫	五二
六、與神決鬥	七一
七、全身充滿著活力	八三
八、要做王子就得穿上鐵鞋	九二
九、六百杯苦艾酒	一〇四
十、身無分文	一一四

一一、一份適於窮苦青年幹的秘書工作.....	一一八
一二、『去找女人！』.....	一二九
一三、靠拍手吃飯的人.....	一三九
一四、我生了個王子.....	一五六
一五、露水姻緣.....	一六三
一六、一個吃不飽的胃.....	一七四
一七、母與子.....	一八〇
一八、新宗教：怪誕不經.....	一八四
一九、手握著勝利的火炬.....	二〇三
二〇、一個時常上當受騙的人.....	二二六
二一、以愛報愛.....	二三六
二二、決闘健將.....	二四八
二三、盜非盜.....	二五八
二四、私生子.....	二六八
二五、父親的結婚.....	二七九

二六、我會成爲傳說中的人物……………	二八九
二七、有其父必有其子……………	三〇〇
二八、大浪費家……………	三一二
二九、茶花女的由來……………	三二二
三〇、西班牙旅行……………	三三三
三一、第十三次決鬪……………	三四三
三二、美爾戈爾事件……………	三五五
三三、一個帶着鐵假面具的人……………	三六四
三四、父子搏鬪……………	三七五
結 語……………	三八七
大仲馬年譜……………	四〇三

譯序

筆者從開始到譯完這本「大仲馬傳」的那一段漫長日子裏，經常感受到一種我正面對着一個「才氣橫溢，剛柔兼備」的大天才的欣幸。

仲馬是將門之後，他的父親老仲馬是法國民主派的一個名將，也是拿破崙的左右手。可是這位秉性剛直的將軍，由於看不慣拿破崙那種一味想滅人國家的貪婪居心，終於和拿破崙分道揚鑣，結果慘遭陷害，而在窮困潦倒中丟下孤兒寡婦，很早就離開了人世。

因此，從幼年、少年以至青年時代的仲馬，始終在窮困中討生活，甚至時常吃不飽，於是從少年時代起，他就時常溜到禁止人民打獵的公有林園裏去偷獵。他的母親儘管窮苦到衣食不繼的地步，還是想盡方法，籌措一點費用，給仲馬請了小提琴老師，因為她只想讓兒子學得一技之長，可以安安定定、平平凡凡的生活下去，而不願意讓孩子去接觸任何會捲入政治漩渦的行業，再重蹈他父親的覆轍。

仲馬那裏是學小提琴的材料，那個老師不忍仲馬的母親花這冤枉學費，而主動放棄了這個學生。他母親就要他進神學院去當神父，這個才氣縱橫的孩子，不肯去當神父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一個黃昏，他突然想到要到撞球店裏去找點外快，因為他撞得一手好球，幾乎每打必勝。他就和撞球店老板，照例以一局輸贏一杯苦艾酒計算，開始打起來。結果，他一口氣連贏了六百杯苦艾酒，

可是那老板打算賴皮，要他一杯杯喝下去，否則免談。

但是却激怒了在場看球的人，羣起攻擊那老板來，結果就把這幾百杯酒，以折價九十法郎解決。

這是仲馬有生以來第一次到手的一筆橫財，他就決定把這筆錢作為到巴黎去的旅費，以便開拓出一條靠寫作謀生的道路來。

他一到巴黎，交付了一個月的房租後，已所剩無幾，他又一心一意要從寫作劇本入手，當晚便盡其身上所剩下的幾個錢，去看了一場戲。

想不到就在這時，幸運的機會來了。坐在他鄰座上的，就是當時法國浪漫派文學運動的指導者、法國文壇鉅子沙魯爾·諾迪艾。兩個人一談就談得很投機，因而使他知道想要寫作劇本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便悉數抄錄下沙魯爾所介紹給他的一大批必讀的書目來，就這樣他找到了一個通往寫作成功之路的鎖鑰。如果說他幸運，真是够幸運的。

不過在巴黎的生活問題總得先解決，才能談到下功夫研究的問題。臨走時母親給了他父親生前所遺留的幾個最要好朋友的來信，這些朋友在現今的巴黎政壇上，都是炙手可熱的人物，只要找上這些人門上去，解決一個糊口的工作，在他母親想來，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

想不到仲馬一出馬就處處碰壁，後來總算一個好心的富華將軍，在看到了仲馬留下地址時，竟然寫得一手好字，就把他介紹到奧爾利安公爵的事務所裏去，專門擔任寫信封的工作。

生活有了着落的仲馬，就按照沙魯爾所開給他的書目，一本本開始苦讀，因為他天生就有一個不需要太多睡眠的身體，所以總是通宵達旦，徹夜苦讀。即使為了要節省燈蕊，而不得不吹熄燈火時，

也只是坐著等天亮，一到稍露曙光，又開始在書本上下功夫。等到實在累透了，他便站起身來，在屋子裏活動活動筋骨，可是他仍在那裏咀嚼從書中所吸收到的那些至理名言。他始終牢記著沙魯爾所給他的忠告：「必須先在讀書方面，痛下功夫，等到所獲得的學問到了衝提激岸的時候，自然就會到處氾濫開去。」

他的苦讀與研究，終於使他發掘到了戲劇生命的奧秘，奠定了他那深厚的創作根基。他花了五個星期寫出來的一個劇本，立刻就一鳴驚人，敲開了古典派戲劇堡壘法蘭西劇院的大門，獲得了審查劇本會議中的權威作家的一致推崇，但因為一個頑固不化的古典派巨頭的橫加阻撓，而使這個劇本在法蘭西劇院的演出計劃，胎死腹中。

終於使他大展他那寫作劇本的卓越才華的，是他的第二個劇本「亨利三世及其宮廷」。這個劇本一問世，就給法蘭西浪漫派與古典派之間的爭論，正鬧得如火如荼的戲劇界，投下了一顆五千噸黃色炸藥的炸彈，炸裂開了古典派死守着的那個難攻難破的堡壘法蘭西劇院的大門，而給浪漫派演劇界立下了一個里程碑。所以，仲馬也被推為法國自然主義劇作家的第一人。

這個劇本居然能在法蘭西劇院上演，真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這使得古典派驚惶失措，他們決心要作最大的掙扎，務使這樣的劇本在法蘭西劇院的演出，只此一遭，下不為例，以便給浪漫派來一個迎頭痛擊。而浪漫派也很清楚這是一次攸關浪漫派戲劇生死存亡的大決戰，所以在演出的那晚，不但所有浪漫派鉅子如雨果等權威作家，個個到場，嚴陣以待。同時，仲馬運用他在奧爾利安公爵事務所裏，寫過信封的老關係，竟然說動了這個老貴族，帶著參加他的宴會的一羣達官顯貴，還加上一批

滿身珠光寶氣的貴婦，一起進場。

這支隊伍浩浩蕩蕩的進場，在觀眾面前，當然替仲馬增光不少，但在那些準備要痛快搗亂一場的古典派頑固份子看來，這簡直給了他們一個丟盡面子的致命傷。仲馬的這個安排，不用說是在煞費苦心，特別延遲開演時間中所得來的。

這一晚，從舞台上的幕布被拉開，到最後的落幕，始終在咆哮聲中度過，尤其在演得特別精彩的時候，在如雷的掌聲中，夾雜着拼命喝倒彩的口哨聲，形成了一片大混亂。古典派儘管竭其破壞手段之能事，還是壓制不下臺下的一片掌聲，甚至有些場面的台詞，因為古典派的叫嚷，使得觀眾沒有聽清楚，在台下一片「再來一遍」的狂濤般的喊聲下，台上只好接受觀眾的要求，重演一次。古典派的無理取鬧，終於激怒了觀眾，使那些本來站在中間立場上的，也站到了浪漫派這邊來。因此，古典派的搗亂聲勢，終於明顯的慢慢低落下去。

到了這齣戲全部演完而布幕徐徐落下時，觀眾中有人大呼：「請作者站出來」，這時一呼百應，大家都發出了這要求聲來。一到仲馬迫不得已而站到舞台邊上來時，大家就齊聲大叫：「打倒羅米羅先（古典派中心人物）！」、「給我們自由！」，使得仲馬的聲望，達於最高峯。

當然，這亨利三世演出的成功，並非僥倖獲致，而是全靠仲馬到了巴黎以來這幾年的痛下研究功夫，更配合了他天賦的才華所鍊出來的一個結晶。仲馬由於這劇本的成功，一夜之間，不但在法國文壇上，同時也在世界文壇上，獲得了一個成功作家所應得的榮譽。

精力絕倫的仲馬，在成功的鼓勵下，他更夜以繼日，不眠不休的努力寫作，於是好幾部成功的作

品，包括小說與戲曲，相繼問世，如：『女王的首飾』、『一個醫師的回憶錄』、『二十年後』等，都是屬於這一時期的作品。而且，他還同時替五家報紙寫連載小說，忙得他簡直連睡眠都抽不出時間來。

作品出版的那樣多，更有長篇不斷在各報刊連載發表，他的稿費收入就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多到每年不下八十萬法郎。在當時三法郎就可供一家一天生活費用的生活情形相比之下，他的收入真可以媲美王侯！

他就以雄厚的財力，在很短的期間之內，興建起一座「歷史劇院」，作為浪漫派演出的大本營，而這劇院的起建，確能迎合當時的人心，在劇院開幕的前二天，門前就排起了購買預售票的長龍來。仲馬的收入雖然這樣多，但是他的奢侈浪費也着實驚人。他有了錢既不存銀行，也不好收藏起來，却在屋內放着一個教堂裏盛放聖水用的聖水盤，所有收入的大小貨幣，都丟入這個聖水盤裏，要用時隨便抓一把。在小仲馬離開學校而搬到他父親身邊來住之後，起初要他從這聖水盤裏取錢來花用時，他還不大習慣，可是到了習慣時，生活跟著就逐漸腐化到了狂嫖濫賭的地步，根本不理會寫作這氣悶的辛苦玩藝了。

仲馬看看這樣的錢，儘管他也在女人身上大把大把胡亂的花，聖水盤裏還是經常裝得滿滿的，簡直是花不完的錢。於是本來只想在郊外建一間供他寫作休息用的小屋子的一個小計劃，經過三年的逐步擴大，終於建成了一座佈滿亭台樓閣、噴泉假山，內部更是富麗堂皇的大住宅來。

樹大招風這句話，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總是可以適用的。一個嫉妒他的文人美爾戈爾，在一次

巴黎文學會的會議席上，無端暗指仲馬，展開了冷嘲熱諷的攻擊，他說：

「有一個計劃的主持人，雇用了十來個窮作家，在那裏不是借用外國文學作品中的構想或情節，便是剽竊遊記或史書中的片段，胡亂湊成一個作品，最後再由這工廠的主持人署個名，就推到市場上去，驅逐那些真正花了心血的作品。」

仲馬一聽這段指桑罵槐的話，當然是指着經常不斷出版作品的他而說的，就「砰！」的一聲拍了拍桌子，指着美爾戈爾，大聲嚷道：「莎士比亞就是借用了別人作品的主题，而完成了他的作品，難道他也應該拒絕那稱為這作品的作者的權利不成？瞧吧！瞧我這隻手吧！這就是我的工廠。」

雨果也曾指責過他作品的多產，不過指責的角度不同：

「你不肯費上一年半載的時間，寫出一部偉大的作品來，却總是在一個星期、一個月之內，就寫出一本迎合大眾的作品來，這是在浪費你的才華，今天雖然有利可圖，然而明天你將後悔不及。」

從雨果批評仲馬的寫作的這幾句話裏，就可以聽出絃外之音來，那就是仲馬的作品，沒有一篇不是他親手寫出來的。問題只在於他不肯「寫出一部偉大的作品來，而只是一個星期、一個月就寫出一本迎合大眾的作品來。」

同時，本書的作者蓋安多（Guy Endore），對於仲馬在這方面所受的無妄之災，盡量從文獻資料裏找出證據來，替仲馬辯白。他舉出了一個名叫開拉爾的人，在他所著「多達十五卷『暴露文學騙子』一書中，對於仲馬所作的抄襲剽竊，羅列了一百五十多條之多」。開拉爾還更進一步指出，被仲馬抄襲得最多的，是他的朋友亞道夫·杜路溫的作品。而當亞道夫活到九十歲去世時，却在遺囑中贈

送了很多財產給仲馬的子孫。所以本書的作者在本書中根本不屑提到開拉爾這個人。

這和上述的美爾戈爾在文學會中當場大罵仲馬抄襲一樣，原來這個美爾戈爾，是專靠運用發表小冊子的手法來攻擊已成名作家，以達到他名利雙收的目的。後來他又擴大範圍，對於歐洲好多作家，採取同樣的手法來求名取利，結果終被他同伙的人揭穿他的陰謀而陷入法網，便逃到了修道院裏去，最後老死在那裏，足見他對於仲馬所作的指責，和開拉爾同樣，也是別有企圖。

所以本書的作者，在舉出這些證據之後，這樣說道：「儘管他們列舉出許多事實，可是其真實性究竟如何呢？很明白，一點也沒有！」

當然，這是作者花了不少心血，從很多資料中求證所得來的結果，並不是只憑一己的好惡所作的論斷。

作者不但在替仲馬辯誣方面，努力求出一個水落石出的結果來，還了仲馬一個清白。同時，他在寫作本書的整個過程中，處處不厭其煩的蒐集資料，下筆總是不離事實，所以他在本書「作者的話」中說，本書的真實性，是「真實到了過份真實的程度」。另一方面他又這樣說明：「本書不但是一個基於詳盡調查的想像作品，而且有時還超越了調查」。

完全用質樸的筆調來寫作傳記，雖然保持了真實性，但是有許多歷史事實，如果不用文學的想像方法而只作平鋪直敘，對於事實的描寫總是嫌不夠深入。如果在事實上再加上合理的想像，那就會具備透視的效果，而更能使隱藏在事實背後的真相，纖毫畢露。就因為作者採取了這樣的寫作方法，使得仲馬父子之間的真實感情，在「父子搏鬥」中，被盡情刻劃了出來。仲馬因為始終不肯和小仲馬的

生母克屈麗娜結婚，而使小仲馬一直掙脫不去「私生子」這根鎖鍊，同時也因為一般人對於仲馬的藉故躲避決鬥，總認為這是貪生怕死的膽怯表現，使小仲馬受了多少年的閒氣，因而他對於父親的積怨，在內心裏更是日漸加深。作者所謂「超越了調查」，這「父子搏鬥」，就是一個例證。

作者所以要用這「超越了調查」的筆調，來說明仲馬父子之間的關係，是因為就事實而論，仲馬父子並沒正面衝突過，尤其是仲馬對兒子竟然好到屢次要把自己過去的情人，想盡巧妙方法來留給兒子，而小仲馬雖然曾經因憤怒而在文字中痛罵過留下私生子的人，但是父子並沒因此而正面衝突過，所以作者就用這一場決鬥來表現這父子之間的真實感情。這就是作者所強調的「超越了調查」的真實的最好例證。而且，作者也在這場決鬥的描寫中，揭穿了別人對仲馬所作的「貪生怕死」的攻擊，完全是「無的放矢」。仲馬在這場決鬥開始時，盡量想避免，而在迫不得已接受挑戰時，却又那樣從容老練，應付自如，最難能可貴的是態度是那樣的輕鬆，完全以一種滿不在乎的態度，來應付這生死攸關的決鬥，這豈是一個貪生怕死之徒，所假裝得出來的？結果，儘管憑了實力與技巧制服了對方，却還肯刀下留情，充分表現出了一個血性男兒的本色。作者並沒有下過半句主觀的品評，却使人看到了仲馬在做人的方面的高尚品格。所以我要說，他又寫出了他那「超越了調查」的另一章。

作者又從仲馬的國外旅行中，很客觀的刻劃出仲馬當時在國際間的聲望。

仲馬在旅行俄國時，一個正當役齡的窮青年，請求仲馬收他做為僕役。仲馬不但應允，而且還隨便寫了一份由他署名的「護照」給他，另外還附了一張字條，請所有水陸舟車，讓這青年優先搭乘，然後把發票寄到巴黎去，由他付賬。這個很像開玩笑的辦法，在他回到巴黎時，這青年早就在他家裏

等他了。

仲馬去西班牙旅行時，一進入西班牙國境，就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一個海關職員要檢查他的行李時，另一個就問：「你要檢查仲馬先生的行李？」那職員急忙誠惶誠恐地說：「原來是三劍客先生！」就縮回了手去。而且西班牙全國，立刻掀起了一片歡迎熱潮，大小城鎮，到處像迎接凱旋英雄般歡迎他。小仲馬本來因為拗不過他的情人茶花女的堅決反對，很不想來，而在分享到了西班牙所給他父親的這份光榮後，覺得不虛此行。可是在他與沖沖回到巴黎時，茶花女早已遠離人間！他慟不欲生，那本纏綿悱惻的名作「茶花女」，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作者對於仲馬的如何以一個讀書無多的鄉下青年，隻身到巴黎闖天下，竟然獲致了馳譽世界文壇的轟轟烈烈成就的那段艱苦過程，運用了記實與想像並重的成熟寫作技巧，堅守着不偏不倚的立場，讓大家看到了這位「巴黎之王」的真面目。以文學史的眼光來說，他的貢獻實在是不可磨滅的。本書就因為記實與想像並重，包含了不少當時法國文壇上牽涉到仲馬的的趣聞軼事，所以既可供研討法國文學史者的參考，也可作為文學作品來欣賞，這正符合了仲馬對於史書的看法：「被當作文學作品來讀的史書，才是偉大的史書。」

人畢竟不是神，難免會有缺點，而對於法國文學有鉅大貢獻的仲馬的真正缺點，似乎並不在一再橫遭非難的什麼「剽竊抄襲」、以及什麼「決開以欺世盜名」等等，而是很不得當的對待他那早年的情人克屈麗娜，也就是小仲馬的親生母親。

這個克屈麗娜，說起來雖然只是一個普普通通做工出身的女子，却很識大體，知道自己與仲馬之

間社會地位的距離，是越拉越遠，但是她卻逆來順受，而且還不許她兒子，爲了這事而抱怨仲馬。

有一次，小仲馬因爲窮途潦倒而在她母親面前，數落起父親的不是來。他母親聽了，伸手就是一記耳光，並且這樣教訓她的兒子：「他在你這樣的年紀時，早就走紅文壇，揚名天下，而你呢？」說完，就把兒子推出門外去。

不過到了最後，小仲馬還是完成了使父母結婚的心願，那是在克屈麗娜臨終前的幾分鐘，在她病牀上在神父的主持下，正式完成了宗教婚禮，這才解脫了小仲馬自出生以來，就一直揹在身上的那個「私生子」枷鎖。

可是在結婚後的第二天開始，仲馬的身體上起了一個劇變，他雖然還是照常坐在書桌邊，照常手執着鋼筆，却從早到晚也沒寫下一個字來。

小仲馬偶而去看望時，發現了這情形，就接父親到家裏去靜養，雖然仲馬的健康狀況一度稍有好轉，可是不久在閱讀他自己的名著「蒙德·克利斯特伯爵」（中譯「基度山恩仇記」）時，突然又陷入酣睡中，終於這一睡就長眠不醒，仲馬便永遠離開了人世。這可以說因爲他一生始終在操勞過度的狀態中度過，這時終於油盡燈枯了。

孟子對於一個人在人生路途中所遭逢的困厄，曾經作過這樣的啓示：「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我在譯完本書後，對於仲馬就有這樣的想法。

一九七九年四月譯者識於臺北新店

作者的話

本書應該稱爲甚麼才好呢？該稱爲小說？還是傳記？同時，本書中所說的各種事實，到底是不是真實的？如果是真實的，那又真實到什麼程度呢？

讓我來老實回答吧！這是真實到了過份真實的程度的。因爲本書不但是一個基於詳盡調查的想像作品，而且，有時甚至還超越了調查。

且以仲馬的喜歡勳章的例子來說，畫家波爾·尤愛，曾經親眼看到仲馬穿着胸口掛滿着勳章的軍服，在那裏站步哨，他便覺得在仲馬背上，很可能也掛滿着勳章呢。對於一個風景畫家來說，這件事，只要這樣輕描淡寫的表過，就已足夠，可是對於一個寫小說的人來說，這還是不夠的。於是我就使仲馬本人自己說出來，那些已經被迫去位的國王所贈的勳章，他是懸掛在背上的。這樣，這個軼事就完整無缺，而且把這件事用這方式來圓滿收場，實在也沒有甚麼不好。

不過那只是一個加以簡單的潤色的例子。此外還有在方式上作了重大變更的，如仲馬與魏隆博士以及和他的經理威愛爾·卡斯特的談話等，却是事實上根本並無其事，而完全是由作者想像出來，使他作了這樣的談話的。問題並不是要知道我有沒有撒謊，所要知道的是如果實有其事的話，他們所說的話，是不是和我要他們說的大致相同。

所有與仲馬同時代的人，大家都異口同聲的說，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座談好手。那麼，如果只因爲並沒有留下仲馬的若干談話紀錄來，或是即使有而在紀錄下來的談話中，含有無聊的廢話，就不能承認別人對他所作的定評嗎？

我們在調查有關仲馬的文獻資料時，愈調查愈覺得要專靠這樣的單線調查，就無從認識他的真面目。

所以我就打算做照歌德的先例，爲了更可以接近真實起見，索性把事實和創作相互爲用而編集起來，不過再想想又覺得這不太妥當。經過若干次的暗中摸索以後，終於下了決心，那就是不受調查所得結果的拘束，而以這些結果作爲基礎而寫成小說。正如有些人用書信或回憶錄的形式寫下了小說那樣，我就對自己的小說給與一種基於調查的傳記的形式。

告訴我這方針的採取，是很準確的人，就是仲馬自己。他曾對歷史學家梅修雷說過：「親愛的梅修雷，歷史家的作品被當作小說來閱讀的，才真正是偉大的，同時，小說被當作歷史書來閱讀的，才是第一流的作品，這希望你能够承認。」

我的目的，是在寫一個難以區別其真實或諾言的作品，所以，「縱使那並非真實，但至少也是有根據的諾言。」這義大利式的表現，是我的座右銘。

因爲我們如果除了確實有根據的資料，其餘一概不採用的話，那麼關於仲馬決鬥，連五頁也寫不滿。那口沫橫飛的決鬥，第十三次的決鬥等事件，所根據的只是一個小小的事實。小仲馬爲了要替他的被侮辱的父親報仇，而派了決鬥的見證人到美爾戈爾家裏去時，美爾戈爾就抱了他的一個兩歲大的

兒子，到門口邊這樣說聲：「如果仲馬派他的兒子來代替他決鬪，我就叫我這孩子代替我去決鬪。」

實際上，他的兒子根本沒有和亞歷山大碰過一面。

像這樣的場面，事實上是不足以用來說明青年亞歷山大，那時候他對於父親的深厚感情的。爲了要把他的孝心浮雕出來給大家看個清楚起見，特地使這場面發展、變化而離開真實，這在我是必要的。可是我這樣處理後，到底是更接近真實，還是更加遠離了真實呢？

上面這個疑問，跟畫家德拉克洛亞在煎鍋裏作畫的故事發生關係時，更有其值得玩味的價值。關於這件事，根本沒有絲毫可以作爲根據的事實，只是據我們所知，仲馬很喜歡在做菜時開這一類的玩笑，同時，仲馬時常參加這樣的聚會。另一方面，我們讀德拉克洛亞的「回憶錄」時，就可知道，他很嫉妒仲馬的到處備受讚揚，他也輕蔑仲馬才能的鄙俗。

完全要根據真實來處理仲馬的傳記的話，就無法提到這兩個偉大人物對立的情形，而將使他們間含有敵意的友情，永遠不爲人所知道。

究竟虛假到底更接近真實，還是將遠離真實？關於這疑問，在仲馬與克屈麗娜·羅貝的關係上，更有特別意義。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於這一點，根本保持沉默，避而不提，這是可恥的行爲。他只有「我生了個王子（後嗣）。」這樣一句話，和另外的兩三篇短文，就全部包括了他的戀愛、懷孕、孩子的誕生，以及孩子成年以前的教育。

仲馬的「回憶錄」中的那樣寥寥數語，以及他兒子的書信中的若干文字，誰能說，那要比我從這裏發展出來的想像，更接近於真實？